

第六章 邊城故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路平安，車隊在官道上前行，隻是偶爾能夠發現，胡所流下的痕跡，每當此時，範閑便會下車察看片晌，然後由屬下的二處情報官員，仔細地收集各種信息。

這樣停停走走，也不過用了六天的時間，便來到了整個大慶朝最偏遠，歲月最短暫的州城青州。

青州和範閑的想像很不一樣。在來此之前，他曾經仔細查看過院中的情報，甚至還專門找大皇子詢問了一下西線的具體情況，本以為青州不過是個比較荒破的邊城，更多像個戒備森嚴的軍營，但沒有料到，自己一行人進入城內，卻發現整個州城裏除了來回行走的軍士外，最多的...竟是商人。

像範閑一樣的商人，麵色匆匆地行走在青州僅存的幾條街巷中，著急地去調換著出關的文書，大聲吼叫著苦力，小心地盯著自己帶到邊關來的貨物。這一切讓整座青州少了幾分鐵血之色，多了無數豐富的金錢味道，顯得格外嘈亂。

範閑本以為朝廷在此地設州，主要是一種象征意義，青州城一定特別小，特別枯燥，可真沒有想到，此地竟有了些小蘇州的感覺。他坐在車轅之上，苦笑看著眼前的一幕幕，不知如何言語。

說起來，青州的畸形繁榮和範閑還脫不開關係，小小州城中，那些忙著進入草原的勇敢商人們，倒有一大半是來自江南。慶國朝廷一直嚴禁與胡人通商，而三年前。範閑向陛下進諫，暗底下鬆了這個規矩。

鹽鐵糧食，當然是嚴禁賣給胡人，但是珠寶、香水、烈酒這種奢侈品賣給胡人又怕什麼？一方麵可以給慶國內庫帶來不匪的收入，因為胡人部落裏，掌握了百分之九十幾財富地王公貴族。十分歡迎這些東西。二來可以方便往草原上派遣釘子。

範閑當年便是看中了這一點，但沒有親自來青州，確實不知道自己的一個念頭，竟讓青州城在短短幾年時間內。發展的如此迅速。已經超出了自己的想像。

看來用些並不特別值錢的小物事，便能賺取胡人的寶石原料，好馬，毛毯，如此大地利潤，確實讓慶國地商人們興奮到了極點，甘願冒著雙方不停交戰的危險，深入草原行商。

馬克思那句話說的真好。範閑這般想著。心裏也有了定算，既然有如此多的同行掩護，那麼草原應該還是去得。

駐青州地邊軍，對於這些商人地檢查格外嚴格，縱使那些商行大力地往軍官懷中塞銀票。可是依然沒有加快檢查的速度。範閑一行人在城門口等了半天，卻很難往前挪動。

秋天草原的太陽掛在半空之中，熾白一片，雖然並沒有給城中的商人軍士們帶去太多熱氣的考驗。但這種明亮，讓人們的情緒開始煩燥起來。

青州畢竟太過特殊，這是一座由軍人與行商組成的奇異州城。軍人們的情緒煩燥起來。對那些商人地態度就差了許多，而商人們地情緒雖然也同樣煩燥，可依然隻有低著頭，賠著笑臉。

西大營的軍人們直到今天，依然想不明白。為什麼朝廷會同意讓這些逐利而肥的王八蛋通過青州，進入草原，去討好那些不共戴天的胡人仇敵。他們一邊發著文書，一發在心裏不懷好意地詛咒著，希望這些掙錢不要命、不要臉的家夥，最好就死在草原上，死在那些胡人地箭下，再也不要回來了。

查驗衙門外，還有幾名穿著黑色官服的監察院官員，坐在軍官的身邊，並行監督著查貨的事宜。範閑給沐風兒使了一個眼色，沐風兒馬上明白了大人地意思，開始著手準備暗中與這些四處同僚接觸。

布置完了一切，範閑不耐煩繼續在車隊中等著，跳下了車轅，拍了拍臀下的灰塵，領著一名扮成仆役的下屬，往青州內走去。

他扯開衣領，仰頭眯眼望著天上縮成小圓地熾白太陽，心裏也覺著煩燥無比，偏生又沒有什麼汗，好不難過。

便在此時，他身後不遠處地青州城門忽然被打開了，一連串急促而整齊的馬蹄聲在城門處響起，驚動了正等候驗貨的長長行商隊伍。

眾人好奇地往城門處望去，不知道是哪支部隊歸營，這個時候回城的部隊，應該是昨天一夜未歸，在草原上打兔子去了。

打兔子一句邊關黑話，和胡人的所謂打草穀是一個意思。慶國與西胡連年互刺，就是靠著這種掃蕩與反掃蕩，來維係著彼此間地血仇。隻是慶軍雖強，但是敢於深夜出城作戰的部隊，依然顯得勇氣十足。

範閑也聽到了密急的馬蹄聲，將目光從天上收了回來，望向了城門處。

不知道是不是天上地太陽太熾烈，在他的視網膜上留下了一個熾白的痕跡，當他望向城門處那隊麵有風塵之色的騎兵，尤其是

兵最前方那個將領時，他就像看見了一個太陽。

...

率領那支騎兵勇敢地夜襲草原地將領，身材並不高大，在盔甲的映襯下反而顯得有些瘦小，但範閑覺得對方的身上都在泛著光彩。

尤其是她那雙如遠山青黛地眉下的...那一雙眼。

那雙眼依然如此明亮，亮的沒有一絲雜色，就像是玉石，反映著陽光。但她的眉毛皺著，似乎比很多年前多了些心思。她身上的盔甲上沾著血，身下的馬兒很疲憊，看來昨天夜裏經歷了一場真正的廝殺。

似乎被那雙幹淨的目光刺痛，範閑閉上了雙眼，低下了頭，希望對方沒有發現自己，心裏卻湧起了一些怪異的感覺。這一幕，似乎證明了時間這種東西。並不僅僅是絕對的單向前行。

五年前。範閑從州來到京都，便在城門之外，看見了這個眉若遠山，眼若玉石地小姑娘。隻不過當年喊自己師傅地小姑娘，穿著一身淺色的襦裙。戴著俏皮的白鹿皮帽子。而今天的姑娘，穿著一身蒙塵戎裝，一身凜然之氣。

時間改變了很多地人，改變了人們很多。不變的似乎隻有她們地名字。

範閑深深地低著頭。借著下屬地身軀遮掩自己的身形。騎在馬上的葉靈兒明顯有些疲憊，沒有注意到街旁的商人有自己地老熟人。而那些商人們發現騎兵領隊是葉靈兒。也便收回了目光。

這些長年來往青州地商人們，都已經習慣了這一幕，既然是葉家小姐領軍出城，那不論是黑夜白天，她總要斬殺一些胡人才肯回城。

京都叛亂已經過去了兩年，皇帝陛下感念葉家忠誠。特下恩旨。褫奪了葉靈兒王妃的名份，實際上便是默允了這個丫頭可以改嫁。

在定州軍地老地盤裏，所有的軍士百姓。都還是習慣稱這位回家的姑娘為葉小姐，沒有人習慣叫她王妃。而葉靈兒卻一直倔強地以王妃自稱。隻是在一年之前，拿了一把刀，逼著李弘成將她派到了青州。

...

範閑看著馬上漸行漸遠的消瘦背影，沉默不語。葉靈兒這兩年在定州青州的生活，他十分清楚，他更明白為什麼葉靈兒堅持以王妃的身份自居。為什麼葉靈兒會一身盔甲。

或許隻有在草原上。隻有揮動著刀劍地時候，她才會忘記那些不愉快地過去。草原的環境。鐵血的生涯，確實是讓一個變得堅強地最好方法。

樞密院正使的小姐，掌管慶國兵馬之人地女兒。居然會在最危險的邊關與敵人正麵交戰。這大概是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景。但也正因為這種戲劇性，葉靈兒現在收獲的。不再僅僅是同情地眼光與流言碎語，而是尊重與敬懼。

範閑並不擔心葉靈兒的安全，因為李弘成那小子，肯定不會讓葉靈兒陷入死地之中。邊關兩方的民眾，對於葉家都有一種天然地敬畏，而葉靈兒所領地騎兵。也一定是慶軍精銳之中的精銳。

葉靈兒有七品地實力，足以自保，而最關鍵的是，這條忘卻的道路是葉靈兒自己選擇地，範閑極為尊敬這一點

很辛苦地換取了出關地文書，被青州軍方揪著耳朵，訓斥了一番，又被無限恫嚇了一番草原上那些胡人的危險性後，一臉無奈地沐風兒，終於辦妥了一應手續。

貨物被集中在青州司衙，出城入草原之時，再憑手中的路條去領取，這也是怕查貨之後，有些人會暗中再作手腳。

挾帶這種事情，不論在哪一個邊關，都相當猖獗，甚至有些軍官也會入些小股。隻不過定州大將軍府對此事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，青州孤懸草原邊緣，生活苦不堪言，如果沒有些外水兒，哪有軍官願意長年呆在這裏。

當夜範閑一行人，便在一個大通鋪裏歇下，整個大房間裏腳臭薰天，偏生又是夜寒入骨，範閑憑借著“特權”睡到了靠牆的位置，雖然此處最冷，但也是最清靜。

沐風兒躺在他的身旁，連連輕聲請罪，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，在所有人地眼中，他是天潢貴胄，可是沒有幾個人知道，他這兩生曾經受過怎樣的苦，論起吃苦這種事情，所有人都會低估他。

夜漸深了，大通鋪的窗外傳來幾聲極輕微地異動，一直未睡的沐風兒馬上警醒了過來，準備通知小範大人，不料一轉臉，便看見範閑那雙明亮平靜的眼眸，在夜裏泛著光。

像狼一樣。

二人悄悄起身，與監察院四處官員碰了個頭，正是那名暗中送刀至京都的聰明人。在一個黑暗的院角裏，範閑壓低聲音，向那名官員問道：“這種刀還有多少把？”

“就這一把

一把後，第二天便發現那兩把不見了。”

範閑心頭一寒，問道：“會不會？”

那名官員知道他的意思。搖頭說道：“不是西大營收地。這些戰利品不起眼，都堆在倉庫之中，沒有人注意，至於那兩把刀...應該是被人偷走了，但是誰偷地，我不清楚。”

“你那天晚上沒盯著？”範閑盯著這名官員的眼睛。

官員抬起頭來，小聲回道：“盯了一夜。卻什麼都沒有發現...”他頓了頓，說道：“如果有人能當著我的麵偷走刀，一定是個高手。”

不知為何。範閑很相信這名下屬自信的判斷，笑了笑，問道：“有多高？”

“有九品那麼高。”那名下屬回答的很可愛。

廖廖幾句對話之後，範閑便發現自己很喜歡這位不知道姓名的四處官員，卻不知道這種喜歡從何而來。他好奇地看了這名官員一眼，沒有說什麼。暗自想著，天下九品之徒都是有名有姓的厲害人物，這邊遠地青州。怎麼會出現一個九品？

喜歡雖是喜歡，但範閑微垂眼簾下的眸子卻冰冷了起來。他的手指微屈，隨時準備出手將麵前這名官員擊殺。

“最後一個問題，你為什麼對這把刀如此上心。”

那把在車廂中斷了地刀，樣式十分普通，如果不是範閑對於刀身所用的材質十分熟悉，斷然不會發現其間隱藏的凶險。

那名四處官員沒有感受到範閑隱而未發的殺意。很恭謹地說道：“大人，下官...是放年小組成員。”

官員單膝跪下。雙手呈上一個物事。範閑接過那物事，在手掌中緩緩撫摩著，心裏一片空虛。是的。這正是自己最忠誠的部屬信物，隻是對於這名官員地存在。自己卻真的一無所知。

但他確認了對方的身份，不再懷疑什麼，點了點頭。

官員站起身來，低聲說道：“屬下是王大人親自挑選入隊。隻是一直沒有站出來。前些年屬下一直在三大坊，今年初才被處裏調到了青州，看著這把刀便覺得有些怪異。因為這個刀胚，應該是丙大坊出地乙種鋼...往年內庫所產兵

器，或許可能流失在戰場之上，但這種刀，還沒有配備軍方，屬下覺得事態緊急，所以趕緊通知大人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知道自己的好運氣依然在延續，隻是不知道那個偷走兩把刀地九品高手是誰。他暗自推斷，如果那人是自己的敵人，隻怕這時候朝廷內早就已經滿是攻擊自己叛國的言論。既然朝廷內部一片安靜，說明那個偷刀的人，也是想替自己遮掩。

“原來你是老王親自挑的人。”黑暗之中，範閑笑了笑，卻看不見他的笑容有些扭曲，“難怪說話如此...有趣。”

範閑又開口說道：“關於鬆芝仙令這個名字，你們查地有什麼成果沒有？”

官員站起身來，認真稟道：“胡人王帳這兩年確實多了幾個外人，但沒有鬆芝仙令這個人，屬下沒有頭緒。”

“嗯。”範閑說道：“我已經讓二處去查這個名字了，你在這裏等著，一旦有消息過來，馬上派人入草原通知我。”

“大人要去草原？”

“我要去找偷刀的人。”範閑地聲音很寒冷，旋即將聲音柔軟下來，拍了拍這名官員的肩膀，說道：“這次做的很好，查完此案，你回京幫我吧。”

“謝大人提拔...”官員大喜過望，跪下應命，壓低了聲音，卻壓不住喜悅：“有兩年沒有見著王大人了，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現在好不好。”

關於王啟年地下落，範閑從未對院內官員明言，包括言冰雲等諸人在內，都以為老王頭兒去執行提司大人地秘密任務，沒有人懷疑什麼，而外圍的監察院官員，更是什麼都不知道。

聽到這句話，範閑默然無語，在心裏想著，王啟年這老王八蛋，人都走了，卻還在不停地幫助著自己，叫老子如何不想他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